

唯一進步的大眾讀物

(2)

每逢

147

士版

友

惠贈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發行

英國之侵略政策及其歸趨  
南太平洋的海戰(國際事務部)

長弓  
流星

大學生活

生活在工院

莊嚴呢？親切呢？

緊張的生活

介紹輔大社經系

歷史系學些什麼？

我對家政系的心得

你想要學醫嗎？

文院生活片斷

冀東之行雜寫

百萬富翁



方勃

世婦

宜竹

太冲

穎仁

風竹

微光

逸宏

李羽沉

冷儀

中華民國卅壹年十二月八日出版

每冊售價二分 No. 205, 31. 11. 11. 第二卷第四十九期

北平五石報社發行

南京圖書館藏

# 二 英國之侵略政策及其歸趨

· 長弓 ·

自十九世紀以後，英國海軍的優越地位已穩如磐石，因而獲得「日不沒國」之稱，而對其現狀。已感滿足，深恐其他新興勢力對於現狀加以變更。然而此種侵略違背了人類文化進步的傳統，甚屬明顯。由文化演進的趨勢和歷史的動向觀之，英國用特殊手段而獲得優越之地位是不能長久保持的。

為歐洲樞軸中堅的德意，都是受過千辛萬苦的國家，反之聯合國方面的英美，却都是幸福的國家。

任何一國的歷史都有若干困難，英國國內也會屢次發生不幸的事。此點，美國也與英國相仿，但在對外的關係上，英美是滿於現狀的國家。這固然是由於地理的關係，但由於當時周圍情勢亦復不少。德意兩國在歐洲的大國家中，在對外關係上是不滿意現狀的。現在這飽受艱苦的兩大國戰事了。

英國是一個四面環海的島國，距離歐洲大陸甚近。所以巧妙利用此種地理的條件，努力發展其國勢。已往不論，僅由十七世紀左右英國開始以海強資格邁進的歷史觀之，確可說是英國對外政策之成功。這完全是將上述地理條件巧妙的利用，由此可以充分窺知英國政治家的聰明和狡猾。法國在地理方面固然大部分是陸地，但也臨海，不缺乏海外發展的條件，所以與英並駕齊驅，努力開拓海外殖民地，而且獲得了相當的成功。但是法國與歐洲大陸有密切之關係，所以不能傾注全力於海外發展，以致與英國的殖民競爭也完全失敗。反之，英國是脫離了大陸的島國，處在機械歐陸的地位，避免捲入大陸的戰爭漩渦，而左右各國以收漁人之利。因此，英國對歐陸諸國皆與資金，或派遣軍隊。但其主要手段是以外交操縱各國的聯合關係而本身却袖手旁觀，一面傾注全力於海外殖民及貿易，而培養其國力及財

產。處於如此有利的地位，充分發揮其有利的條件，以造成大英帝國的優越地位者，完全是其海軍的力量。其他國家因為是大陸國家，所以無暇傾注全力於海軍。

英國在海上活動的初期，有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等與之競爭，其後又出現了勢不可侮的法國。但終被英國逐次擊滅，而確立了海上霸權。在競爭中，英國為維持其優越的海軍力，曾用了毒辣的手段和各種策略，儼然是一種海賊行為，以致為世界各國所不滿。用上述手段造成的海上霸權，大體是完成於十八世紀。十九世紀以後，即為英帝國之黃金時代。好像古代羅馬大帝國支配世界一樣，出現了「不列顛的和平」的時代。所謂自由主義或資本主義，也可以說是英國勢力支配世界的產物。不過美洲殖民地的獨立，對於英國却是一個打擊。其後英國在歐陸又受到拿破崙武力的威脅，但這個危機卻被英國所克服了。美洲殖民地雖然獨立，但是和英國的經濟關係並沒有妨礙。

總之，十九世紀以後，英國海軍的優越地位已穩如磐石因而獲得「日不沒國」之稱，成為世界七海的王者。英國為維持其地位起見，曾使用各種策略抑制他國海軍之興起。換言之，即擊滅同等強國的海軍，或與其同盟抑制第三國的海軍。其他各國雖憤恨英國的橫暴，但在其優越的海軍勢力之下亦無可如何。

歐陸強國的法國，對英國之支配世界會繼續抗爭，但直至十九世紀末，雖以拿破崙的力重仍不能打倒。然而德國的興起使形勢為之一變。加之美國的海軍勢力亦有不可侮者，於是英國的海上權力遂感不安。英國為使本國海軍能對抗其他兩海軍國起見，遂標榜「兩國標準主義」，努力維持優越之地位。但對德國海軍的驚人發展，惴惴不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夜，英國企圖與德國妥協而中止海軍競爭。戰後對美國海軍的發展及日本海軍的興起，加以深刻考慮的結果，在華盛頓會議上將日本的海軍主力規定為對英美五比三之比例。因為英國深知與美國海軍競爭不利，所以與其提攜而抑制。日本海軍，由此可知大東亞戰爭的原因決非在目前了。

如上所述，英國利用其地理的地位，並且果他國不能傾注全力擴張海軍之際，確立了海上霸權。其領土亦到達充分飽滿的狀態，遂發揮「萬國」的本領，極力抑制他國的進步。在十九世紀初葉，英國已將海外領土加以強固的政治團結組織，政治方面頗為脆弱，所以到了最近，英國的海上地位，開始動搖起來了。英國對其現狀已感滿足，僅以維持現狀為得計，深恐其他新興勢力對此種「和平」狀態加以變更。然而此種策略違背了人類文化進步的精神，甚為明顯。由歷史發展的大勢觀之，進步不合理。英國用特殊手段獲得的優越地位，由文化的趨勢

和歷史的動向觀之，是不能永遠維持的。英國為永久維持其優越的現狀，所以出以阻碍他國正當發展的手段。

英國是一個有力的新興勢力。其發展情況和英國相似之點不少。美國與歐洲列強遠隔海洋，可以獨自邁進，而且得天獨厚，地域廣大，不受他人干涉，可以為所欲為，實在是個幸福的國家。關於此點，英國卻大不相同。牠曾受了相當的痛苦，為排途對抗勢力，費了不少的努力。像英國這樣幸福的國家，恐怕沒有了罷。

英國在世界上獲得了優越的地位以後，其活動便成為被動的，而失掉了世界歷史推進力的意義。由於歷史的悠久，英國認為自己的地位優越，適應新時代的意志甚為單薄。總之，英美雖有新舊程度之差，而因習於幸福的國際境遇，不免陶醉於自身之滿足。在國際關係上，美國的態度驕傲而堅強，觀其自十九世紀末以來之外交方東，即可明瞭。例如美西戰爭，巴拿馬運河，滿洲鐵路中立問題等，實在不遑枚舉。英國雖是老奸巨猾，但在極力抑制新興勢力這一點上，大有開倒車之感。總之，英美兩國都應了願者必收這句話，所以現在這新舊兩大勢力，正受着新興輻軸勢力的重大威脅。

英國對於文化落後的海外殖民地或文化雖高而政治力薄弱的地方，是加以壓迫的但對於有力的國家，則使其互相反目，互相牽制，加以巧妙操縱，而收漁人之利。此種反間苦肉政策，固然極為巧妙，結果歸於無效。使用威嚇或策略而能奏效僅限於對方是弱小國家的場合，所以結果惟有由正面採取敵對方法。英國自獲得世界的優越地位後，對外態度完全是威嚇和權術。

自十八世紀以來，於海外發展成功。飽嘗了所謂「制霸世界」的幸福，現在已遭逢時代之轉換，應該加以反省了。然而舊態依然，還恐怕是因循收漁人之利，而好夢未醒。加之現在世界的東西兩方，輻軸國的氣勢正在強盛回頤英國「制霸世界」的成立及其推移頗令人感慨系之！

國際事講話

南太平洋的海戰

流星

從八月上旬以來，在南太平洋海面，日美海軍作長期的劇烈的大會戰。日本以充分的海軍威力，無往不收，得勝赫赫。日美海軍作長期的劇烈的大會戰。日本以充分的海軍威力，無往不收，得勝赫赫。日美海軍作長期的劇烈的大會戰。日本以充分的海軍威力，無往不收，得勝赫赫。

損失類別	擊沉		重傷		微傷		總計	
	美	日	美	日	美	日	美	日
主力艦	1	0	1	0	2	0	4	0
航空母艦	5	0	2	3	2	0	9	3
巡洋艦	16	2	2	2	3	2	21	6
驅逐艦	14	3	3	3	1	0	18	6
潛水艇	9	1	1	1	0	0	10	2
水雷艦	1	0	1	0	0	0	1	0
不明	1	0	0	0	0	0	1	0
輸送艦	16	5	3	5	0	2	19	10
總計	63	11	13	14	8	2	84	27

損失，受重傷者三十一架，未歸原處者一百一十八架，被擊者四十七架。合計美國的損失，約佔日本損失的三倍。我們可知三個月來，海軍戰事的劇烈。同時我們也可以知道，美國海軍的損失，約佔日本損失的三倍。我們可知三個月來，海軍戰事的劇烈。同時我們也可以知道，美國海軍的損失，約佔日本損失的三倍。



## 民牧蘭伯拉的極北

(三)

陽有也夜午裏圍極北在

，方地的著耀照光

。族民秘神的織組家國有沒個一

• 譯訥王 •



不久我睡熟了，我所知道的也止於此，直到次日清晨被拉伯蘭帶人在帳內走動和咖啡沁人的香味驚醒。她是和其他拉伯蘭賢慧的妻子一樣，是全帳最先起來的，這樣她可以泄去火內的餘爐，從新將火燃着煮咖啡，奉侍給她在晨睡中的丈夫。

今天早晨她仍然保持她熱誠的招待，在她沒有給她的丈夫和家裏人送咖啡以前，她給我們送來了咖啡，爲了不安於如此的優越，魏爾斯先生和我呆著的坐起來，擁着我们的鹿皮，愉快的飲

着，因爲在北極的早春是寒冷的。早飯後我們預備告別，我們贈給我們這羣的主人兩幅珍奇的紅布，然後和他們依次的握手，說着 Hiyashi。

只以爲狗已懂得我們是這裏的貴賓的客人，我又走近那小女孩，但是當我沒有接近她的時候，那狗仍然像第一次那樣，擋住我的手腕咆哮着。

遊牧族中最主要的山拉伯蘭人，完全專注於馴鹿的經營，在我們的旅程中見到少數的林居拉伯蘭人，他們是終年居住在森林裏，他們所飼的馴鹿，和山拉伯蘭的也不一樣，是比較大一點兒的，雖然經營馴鹿對林居的拉伯蘭人佔重要的地位，但也有很多的均出一些時間從事園藝和捕魚的，我們曾注意到那些山拉伯蘭人，幾乎全部都是依着他們的馴鹿爲生的。

在食物中以鹿肉和鹿乳爲最主要，可以鮮食，或與漿果同食，或做成肉乾，或做成奶餅，鹿乳內雖然含脂肪很多，但黃油却不是拉伯蘭人自己做的。

在七月四日我們攀登阿科威爾山 (Akavik)，一個在拉伯蘭最美麗的山，約和白山脈的華盛頓山一樣高，不同的是阿科威爾有數個山峯，華盛頓山只有一個，其間有幾條冰河，有三條是較大的。

我們沿着山漢伯爾河分流出來的乳白色的河水開始攀登，我們對於那集於河心的綠蔭很感興趣，這是與一種現象有關連，像是河心的水是要比兩邊的水流得快。

我們經過阿科威爾河的旅途中，我們的拉伯蘭夥伴很小心地引導着我們，以免落進裂縫裏去，每當我們之中有一個人走到危險的地方，我們便讓拉伯蘭人用他們的拐杖來試探，以防止意外，在路途險惡的時候，他幾乎處處都要這樣作

。顏色是由於一種微小的淡紅色的藻類在雪中生長繁殖着。雪是紅色的，確是十分美麗，這種使雪呈紅色的植物，和一種在樹幹生長得很多的樹有很密切的關連，常常是在樹幹上成一片連續不斷的綠衣，特別是在樹身較低的部份，或者是特別陰暗的地方。

跨過瑞典與挪威的國境線後，不久我們便到了赫塞茂夫加灣 (Helseboen)，這是太斯高原伸出的地帶，環繞在挪威灣，在赫塞茂夫加的居民大部都是拉伯蘭人，但都是屬於非遊牧的捕魚部落。

我一時還不會忘記我們這次下行至高原底部的這段行程，因爲我們在山中所穿的那種無後跟的拉伯蘭鞋，是不適於在霖雨連綿道途泥濘的低坡下行路上來穿的。

不過僅是一些沒有穿慣的人感到痛苦，對於那些拉伯蘭人是不足爲奇的，雖然一個人在着手作一件初作的事的時候，多不介意，但在未達到高原底部以前，這種經驗對我已是很單調之味了。

我們留在赫塞茂夫加的一家拉伯蘭小旅館裏過宿，叫做赫塞茂包恩 (Helseboen)，爲了在霖雨中長期的跋涉，我的腳已濕得不堪了。因此我記起一個美國博物學家曾說過：「靴子愈高，所灌進的水也愈多」。

拉伯蘭人不穿襪子，以乾草或者茅草來代替，在穿靴子前着土以充填靴子，被植物學上名詞來說，便不能叫做乾草了，而是一種美好的柔軟的蘆草，我們也用這種鞋草在我們靴子裏。

## 山羊愛吃拉伯蘭的短襪

在就寢前我將我的鞋草掛到門旁去晾，或者也許會乾一點，但當我次日早晨起來再到那裏去我的時候，已經沒有了，顯然的在夜間山羊已將我的「草襪」吃掉。

這是一件頗嚴重的事，因爲我們已沒有這種草了，況且在彼時彼地也不能很方便的找到，

於是在以後的數日間只得將像機箱裏的木屑取出  
來充鞋草了，既然曉得山羊這種無所不食的食物，  
後來就是對於這種木屑我也十分小心了。

### 學校也是隨着拉伯蘭人

#### 來漂泊的

遊牧學校是隨着拉伯蘭人的漂泊來遷徙的，  
校址設立在不丹中，的一個來從事講課，學校期  
限的長短是要看拉伯蘭人在一塊地方停留時間的  
長久來定的，一星期，十天或者兩星期，然後再  
遷向漂泊的另一個留止所在，教師們通常都是在  
馬加略(Majek)特設訓練所受過訓練的拉伯蘭男  
女，間或有瑞典女子的。

兒童們所學習的課程，包括瑞典語、數學、  
本國地理，和一些初步的自然科學；不外是一些  
與他們的實際生活有接觸的種植，牧畜等知識，  
在背誦功課的時候，學生並不站起來而只是坐着，  
或者也許是因着在帳幕斜的一側和那狹狹的地  
方的關係。

我參觀了兩三個遊牧學校後，我想再去參觀  
一個長期學校：那是當冬季拉伯蘭人不遊牧的時  
候，為兒童們所設的學校，這時我們正有一個好  
機會到加爾斯加威(Gu Karavi)去；這是一個  
在瑞典有百餘年歷史的鄉村，離下路納(Kiruna)  
約有十哩之遙。

在沒有到村莊前，我們涉過陶恩河(Torne  
River)這河適當陶恩卡斯克(Torne Trask)的  
外廓，是一條闊而靜的河，我們順了兩個漁船用  
一隻威尼船船替我們渡過去，和我們在拉伯蘭常  
見的而且常乘坐的一樣。

在加爾斯的拉伯蘭學校備有三個高級班，初級  
的三班設立在山裏Kjok中，遊牧學校內，這長  
期學校中有瑞典政府供給的華美的建築物和完善的  
設備，這些蓋得很好的建築物都裝飾着紅色和  
白色，這種顏色在瑞典鄉村中是一種很普遍的設  
計，校中並有新式的椅檯，良好的黑板、圖表、  
地圖和圖畫等等，在牆上掛着的有生理衛生圖畫

解剖圖，自然科學圖和地圖。

據說拉伯蘭的兒童對於地理特別感興趣，  
看來是由於他們的遊牧習慣使然，我們是由一位  
瑞典籍的教師領導參觀的在一塊黑板上我們看到  
一幅悅人的圖畫，非常不像拉伯蘭人所畫，標題  
是「拉伯蘭萬歲」！聽說是幾個星期前尼德蘭公主  
朱麗安娜(Juliana)所畫的在皇后的遊歷途中，曾  
在這學校內舉行一次宴會的事。

### 拉伯蘭人並沒有改變他們

#### 生活習慣的意向

一件使我銘記的事，就是這賢明的學校當局  
使這些兒童們的食住都在這長期的不丹中，因  
此訓練成他們良好的席地的生活習慣，來適合他  
們在家庭內的不丹生活，回到家以後並不和  
他們的席地的生活習慣相衝突，所以也就不致再  
從新改變他們自己來適應環境了。

在一七三二年D.林尼會到拉伯蘭作了一次  
旅行，同時他還帶一種拉伯蘭的魔鼓，現在藏於  
斯拉克堡木(Sookholm)的博物館內。拉伯  
蘭人用這種魔鼓來預卜未來，或者解答一些像失  
落的鹿在某處地方可以找到，他們的朋友和親戚  
的病甚麼時候可以痊癒等問題。

如果當他們信奉基督教後，他們是要被波動  
說用魔鼓是一種罪惡。並且動他們將魔鼓毀掉，  
有時甚至強迫的，他們作的非常徹底，所以現  
在這種魔鼓已是罕見的了。雖然是博物館裏也是  
很少見的。

在蒙特特維斯(Mount Tjupes)我們曾拜訪  
一個私人作研究的拉伯蘭家庭，其中有三個人是  
研究生物學的：他們曾跟從德國的生物學家研究  
過生物學，他們在這裏採集標本很久了。他們懂  
得一些花草，胡蝶類的拉丁文專門名詞，爲了美  
國自然博物館的標本，我從他們那裏得到出來  
些胡蝶標本，這是他們採集而且精密的標識出來

的。我從詫異爲其拉伯蘭人停留在這需要有很  
艱苦生活條件的遙遠的北方，並且看來他們並不  
打算而且也很少有離開這荒僻的鄉上的意向。

我乘坐着拉伯蘭的滑橇作二三十哩的遠足後  
，再看到那些拉伯蘭孩子爲我們携帶笨重的傢俱  
在落雨中一天行十五小時的時候，我重慶向  
他那種堅忍和勇毅來致敬了。  
我還沒有看到再比拉伯蘭人和善與有節制的  
民族了，雖然他們在各方面都沒有進展，是一種  
不可否認的事實，但是他們居處幕內像他們的祖  
先已居住了千百年一樣，誰能說他們那種用來培  
植他們的毅力的不滅精神已經消失了呢？(完)

### 五次治理解脫——

#### 加強經濟封鎖

經濟封鎖工作有一個嚴重的先決條件，就是治  
安機構健全的地方，經濟封鎖容易奏效。從  
前在山西某省某縣，時有物資流入敵區無法防止，  
地方當局雖嚴密的實施檢查盤問手續，但敵人仍乘  
隙偷運，在防不勝防時，才想到強化鄉村治安，是  
經濟封鎖的最好辦法，於是組織自衛團，實施保甲  
制度，對鄉村的殘匪，從事積極討伐，不但鄉村治  
安日益鞏固，同時流出敵區的物資，亦一天比一天  
減少，甚至點滴也不能漏出。

現在對匪區實施經濟封鎖，須要充分活用歷次  
治強運動所獲實際經驗，凡屬治安機構完成的地方  
，自應利用成果，把經濟封鎖機構更加擴大強化，  
並應預先計劃出來的，故鄉村治安機構的整備強化  
，實乃經濟封鎖獲得效果的先決條件。

華北方面必須先封鎖中共根據地的太行山跡地  
區，其次對黃河，新黃河，渭河等地區，亦須嚴密  
封鎖，這是對敵陣，全敵的形勢，至於匪共分散  
活動的各地區，也應分別成立封鎖陣，自魯北來談  
，北京，天津，濟南，青島，太原，石門等地區，  
都是物資集散的大都市對於物資的流出，是應特別  
注意的，凡與匪區接壤的各縣城，及各農村交易  
市場等，都是匪區所窺伺的地方，也是奸商携帶物資  
活躍的地方，因在封鎖時候，須考慮緩急得失的先  
決條件，再加周密佈置和設施。

# 大學生活

## 大學生都在做些什麼

### 院工在活生

·勃方·



着勁滑上面紙在的幅滿尺寸丁  
週圓在切巧恰須必緣透的板角三，  
六上尺純三楚清到辨得更睛眼，上  
……離距的吋一之分四十

當趕早市的小販們，在忙得緊的工夫，端王府夾道也定時的塞滿了人的洪流。四角的黑制帽下面的耳根上，還存留着肥皂的泡沫，藍布大褂上的小十字徽章，在清晨的陽光中閃爍着，肥厚的襟囊夾，臃腫的書包，戒筋樣的丁字尺，白木棒似的橡皮紙捲，隨着雜沓的人群，擁進高踞伏的朱紅大門。那個被垂柳環繞着的半截角鐵型的綠色大樓，還有U字形鑲着紅色綉帶的工廠，迅速的吞下了這些人羣。五百多名的工學院同學又在開始了照例的工作。

### 課堂上

在大學裏每星期上三十個鐘頭的課，是少有的事，可是在工學院每天常要保持八小時的標準。課堂上也聽不到像歷史那樣有趣的課程，先生一站到講台上，不是壓力(Pressure)轉動慣量(Moment of Inertia)就是基礎面(Elementary Area)。複雜的圖形需要準確的抄到筆記本上，模型的細微部分更不能輕易放過去。這樣同學們的脖子就非得僵硬的向前伸長着不可。這對於人數少的班上還差一點，像土木系六七十人合班的大教室，坐在後面同學們頭頂上的

在複雜的社會中，學校的功能是在最經濟的時間內，把最基本，最重要的生活方式或經驗教給人。從社會學的觀點看來，在這種複雜多變的社會中學校的目的，在於想出一套方法來對付將來的問題。社會的分化越來越深，所以只讀千字文百家姓的私塾已然不能應付它的需要了。因之有了現在分科分系的大學。大學的特性就是專門的，澈底的，科學的研究。從底下的幾篇文字中，我們多少可以看出些這種特性來。——編者

大筋，就很難保定不伸得超過彈性限度(Elastic Limit)。

除去建築系的同學在製圖室裏忙得時間最長外，別系的同學每星期差不多也得作五六個鐘頭的圖。丁字尺謹慎的在紙面上滑動着，三角板的邊緣必須恰巧切在圓週上，或是和兩線的交點相密合。眼睛更得辨別清楚三稜尺上六十四分之一吋的距離。曲線板一點一點湊合，鴉嘴筆的粗細改正，浮氣一些的同鄉，當作完一張圖的時候，你總會看見他要狠狠的喘幾口長氣。

在工學院最有意思的課程，要算是工廠實習，從得旋着電鑽的木工廠裏做好模型，再到鑄工廠裏，像小孩似的調和黑色的濕砂(Molding sand)，這樣就造成靜等喂飽的型框(Cook)。鑄工廠的緊鄰，是正冒着黑煙的鍛工廠。相對着鍛機人們一雙雙的黑手，正在揮動鐵錘的同學們却每人呈現着一張張的鬼臉。紅色的鋼塊在鐵砧(Anvil)上跳躍着。在製圖室裏是需要有鐵錘的玉手，可是在這裏却需要粗大的鋼爪來把握機動的鐵錘。真有工廠裡的機工廠裏，穿着工服的同學們，然有介事的皮帶的鐵齒，從鍛工廠和鑄工廠裏的出產品，全要在機工廠裏被這些同學割去一層皮。

### 運動場上

看到工學院的裏外兩個運動場，人們一定會聯想到工學院的同學們有充足的運動，其實除了校隊的哥們，每星期還能享受一兩次打球的號碼外，一般同學想揮揮球拍，簡直就是癩蛤蟆想換天鵝蛋。星期六的體育堂，倒不如說是檢閱安當點。因為大家對於這兩點鐘的着重點，並不是來練正步走，左右轉，最要緊的是怕缺課，所以在點名以後，機伶的就眼不見的溜之大吉。

### 圖書館裏

提到工學院的圖書館，自然會聯想到書報和報紙。這個館共能坐四十個人的閱覽室的開門時間，正是學生們坐在教室的當兒。在上午第二堂和第三堂中的半點鐘休息時間，圖書館才從夢裏醒過來似的活躍起來。不過

在這短促的時間，借書看，沒等書借到手，上課的鐘聲恐怕早已響了，所以同學們一跑進圖書館，不是擁到報紙閱覽處，就是擠在雜誌架子的前面。中國雜誌特別少，日本雜誌看太懂，有著鮮艷封面的畫報就大受好運了。

宿舍裏

直到晚飯的幽香在空中傳播的時候，住宿的同學們才零散的回到宿舍，提筆勤動的書波，和胡琴清脆的腔調，開始在空中交織的飄蕩着，土木系的哥們也常利用晚飯前這一點時光，把經緯儀（Theodolite Transit）搬了出來，匆忙的安置三腳架。一隻眼睛狠命的對在望遠鏡筒上，手指在螺子（Screw）間奔忙着。

晚飯以後，用功的同學不是把算尺對在眼上，找尋第五位準確數字，就把頭伸在黑板上，畫着螺釘的絲紋。宿舍裏二十五盞的燈光，很清楚的顯着，他們的鼻子尖在紙面上來回的滑動着，眼毛在擦拭算尺上的灰塵。

莊嚴呢？親切呢？

· 婦世 ·

請然離，校院的立國們咱於開  
不高的樓那樓大，怕可得嚴莊來起  
不走若你而；氣神很佛彷彿救，學可近  
一真家了到同知得覺會就，施了  
了。在白，服舒，切親的樓



會看見那位四季常青的校醫，怪神氣的站在那裏，鼻子上架副黑邊眼鏡的，從樓梯上走下來，又有一批同樣的朋友走進來，當你出廳入那一群中間，邁上水門汀的樓梯時，嚇，迎面你會看到白牆上有多少長長短短的一等因

早已嚮往著國立校院的

風采了，在文壇上，在詩苑裏，在政治舞台上都有那裏的學子教授活躍着！可喜的是我在某一個機遇之下，得遇進那在我憧憬中，該是一座莊嚴肅穆的象牙之塔，因在我的想像裏，摹擬得太不可思議了，在與事實碰頭以後，却發現兩者之間，多少有點出入呢！

咱們學校的大樓是淡淡的灰色，四四方方的，稜稜角角的，頗像個教室，尤其是襯着灰色的天空與灰色的塵土，倒是有有一種靜穆的氣象。這時你若夾了書包，懷着一顆忐忑的心，一個生疏的人，走到一個生疏的地方，不，當你走近了，你將

所以到畢業的時候混上一副近視眼鏡，和得一張文憑一樣的可靠。上半年在宿舍裏會有一個時期，特別盛行打橋的遊戲（Bridge）。宿舍管理員們，一看見玩這種遊戲的撲克牌，就罵罵為罵的玩。管理員主任也親自出馬到宿舍裏抓過幾次，有的人還真因為這個記過大過。所以胆小一點的同學，就改選下棋，胆大的還偷偷摸摸的玩。不過在玩的時候，也要要找一位巡風專員，不然被主任查着，改過事小，抓去撲克牌是有三元大祥的高損失。

星期日的時候，同學們很少有談天的心情，就是長篇小說也並不太受歡迎。綜合性的廉價刊物，倒還是燒燈前在被窩裏的寶物。着筆記本到科學圖書館去泡上一天，可是大多數是早晨一起來，就用心指拭皮鞋。有西服的主兒，更得翻箱倒櫃的忙一陣。這一天自由的時光，是特別值得珍重的消受呢！

（北京大學工學院）

奉此一的文章，而最動人的，還是旁邊有一個玻璃框子裏，黃紙上寫着黑字：×××先生請假，是的，他不致叫你失望，每次你隨意翻她一眼，說不定命運註定你可以躺在床上看一下午小說了。

這裏離你教室還很遠，你免不了要「再上一層樓」，把你的書包規規矩矩的送進你的第×教室，看看手錶，設若還有五分鐘才上課的話，那麼你不妨在這種裏小步一番，走出你的教室，就是一條甬道，當然也是水門汀的地，兩面全是屋子，所以光線不免暗一點，可是你遠遠的可以看到一羣人扎在一團，手上放着閃閃的火花，騰起來繡繡的白霧，哈，你別稀奇，那是一羣大學朋友們吸着香煙，隨便咳嗽着，在高談闊論呢，你真不要驚嘆他們的瀟灑風度吧！

這時你耳邊響起一陣鈴聲，你會習慣的走回你第×教室，坐下來，把一疊白報紙印鉛字講義掀開來，擺在你面前那個黃色四方小木桌子上，平心靜氣的把視線集中在那字裏行間，一行一行，一分鐘一分鐘的走過了，不想你身後面已有朋友在那字裏行間，一行一行，一分鐘一分鐘的走過了，喊着，可是你不妨再安心坐一會，說不定一開門，他們望穿秋水的教授×，背講裏挾着黑色皮包鼓鼓的，他邁着方步，斯文的邁上講台，這裏立刻有公選的首領起來喊：起立，請坐。你彷彿一剎那間又回到青年的學校生活，可是你先收回你的遊思，教授×在講了，態度很和藹可親，內容是隨便談談，他說了：「隨着，要想到在中國社會裏活着，就得明瞭咱們的社會，所以我願意給你們講我個人的經驗……」。真是開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剛在象牙塔裏的孩子們，那裏曉得這些！假如一班裏有朋友們站起來一問一答，押咱們班上空氣更弄得親切又調和，真是師生彷彿一家是的！可是討厭的很，鈴聲又響了，你不自覺的站了起來，再坐下，可是教授×已經挺着腰板走了。



他們二位講書的特點是簡而明，特別喜歡同學發問作進一步的探討和研  
究。蕭先生具有十數年的教書經驗又是個勤於自修的人，擔當大一的物理  
，當然是駕輕就熟了。

課外研究，能培養自己看書的能力，又能隨着個人興趣獲得很豐富的  
學識，所以在大學整個生活中，是占着重要地位的，物理系在以前對這方  
面的發展，可以說是沒有，最近因物理討論會的成立，和教授們的鼓勵同  
學自己任意研究為契機，已顯示活潑的趨勢，但是物理系課程的繁，難點  
的多，同學方面是不容易抽出餘暇來的，故前途障礙仍是重重，如果物理  
系沒有一個通盤的計劃和改正，課外研究仍是不易發展的。

畢業後，出路的寬廣是物理系的特色。今年畢業生完全就了職。學以  
致用這種好現象，在其他學院中是找不到的。

# 介紹輔大 社經系

·冲太·



「的山登人見常」：讀大農村四  
外在這時間，西東多許頁背，候時  
重多復加增來看，軟包大個上包邊  
「。的要必是掛包個這實其，量

的事情嗎？

你也許要問社經系怎麼樣？這話可有點模稜，好，我就給你來個模稜  
的答覆：「真不壞」，這話並不是吹，其實我也不是說自己的，那個社會組  
，社經系的不壞是在於經濟組的名頭高大，上輔大社經系的全知道進入經  
濟組，就算說大家的目的是為研究經濟學，學校當局必得盡量聘請教員

(北京大學理學院)

假若你要有功夫的話，早晨起來往地安門騎一站，只見一羣一羣的小夥子（也有女性），騎車，坐車的，騎路的全往西跑，你也許想到大清早就有這麼些人塞北海；那麼，我告訴你，想錯啦！那全是輔大大學的學生啊！不，他們全帶著書包麼？你又說：「學生不是得穿灰衣裳嗎？」那是中學生的，你怎麼那麼胡塗呢！且說這羣大學生罷，五六個之中一定有一個學社會經濟的。當然囉，輔大的社經系真是熱鬧茂盛，首屈一指，教員多，學生也多。輔大沒有法學院（只文理教育三院），然而社經系畢業生稱法學士，還不是香中文青

，江北大士幾乎全歸之，輔大的經濟組確實充實起來了。

還有個社會組，名字雖然列在經濟組上邊，然而教員却只有兩位，其中一位還是校務長兼系主任，學生數目按比例說也就是經濟組的二分之一；也許因為教員少的緣故，有好多功課全按外系同班，看着就有些不甘充實，然而實地的不說瓜苦，筆者為社會學的，就不能不給它宣傳一下；不是替本校或本系宣傳，是給社會學宣傳，讀者務必聽清楚。且說社會學所以不被人注意，自然是因為本行人太少，其實社會學的意義本來社會的多，別看歲數小，要是按比例說可比在牠老家發展的快得多，先說中國由現在才三十幾年，大學中有社會學的已不下五六處，小學生念的課本到現在才十幾年，大學中有社會學的小孩全知道古時候的人怎樣生活，怎樣生活，現在的人怎樣生活，城市如何發達，近代保護，服務人類生活的方法怎樣進步，道德提高，今後人類愈加明白生活是什麼，怎樣生活了，你也許說那不是物理，化學，倫理，教育等等學問的範圍麼？我告訴你，日人西村辰次說：「常見人登山的時候，背負許多東西，同時還在外面包上一個大包袱，看來增加很多重量，其實這個包袱是必要的。」氏的意思是指出人類學的重要，然人類學亦在社會學研究的範圍內，其實社會學本身並不能單獨找自己範圍，牠是把各種學問當作範圍，將社會當作一個整體來看，把人類學的學問作綜合的研究，那自然就是社會學家了，輔大的社會組可以斷定不是沒有意義的。

說到這裏你也許想著還不如自己到輔大大樓裏看看倒好；對，讓我們跟着你，準保看得全。一進大門就是一片辦公室，不必看他，往東西兩邊走，路南的房子全是教室，到兩頭往北就是理化，生物……各系實驗室，教室，咱們全沒進去過，到北頭往中間走，豁然開朗，一片大廳，出北門往北是司鐸書院，所說就是從前曹雪芹所描寫的大觀園，（有人說不是）反正咱們不能進去，還是往南邊圖書館罷，這裏面清靜宜讀，假若你坐在這兒正看得出神的時候，忽然聽見上面一陣椅子響，那大概是樓上禮堂中有大合唱將下課，所以七吃可又的響，講究教室好還是大樓裏面的大教室（理化教室）和新教室，蓋的真好，你要是不怕累再出後門往操場轉一週去，今天又不是運動會，也不太熱鬧，我不奉陪了。

上輔大的當然不是沖校舍而來，由四百人的學校變成徒千這當然不是校方想像得到的，然而到今天仍然能够這樣往下進行，當然不能忘掉校長，校務長，校務員以下的努力掙扎，和環境各方，以及同學的愛護，念社會，經濟的同學時刻接近實際社會，明察自己，瞻望將來，得到這樣一個背誦之所，當然急發感覺出來自身的價值，對於外人也不能不說是一種榮譽罷。

(輔大社經系)

### 些學系史歷 ？麼什

·仁穎·



有，定審經業日題文論的們我  
，的度制士俠之中史化文洋西譯翻  
洲歐譯翻有，的史代現洋西譯翻有  
作的有人的日題據考作。的史代明  
制兵旗八清滿作有，的考賦清明  
。了觀大洋洋謂可真，的考

歷史系的陣容在北大文學院可謂獨一無二的堅固。它包羅教授自古至今之西洋史，東洋史及本國史的多位名教授。因之同學亦可隨自己之興趣加以選擇。假如你的英文很流利，則不妨多選西洋史，讀西文史料，豈不可以迎刃而解！此稱之爲主修西洋史。精通于日語者亦然，稱之爲主修東洋史。教授多日語人士，就此一舉兩得！學富五車之大部同學讀了很多中國古書，自然還是願意看些史書等本國文字的書，至少在文字方面遇不到困難。所以還是願意實行國史不分的原則，主修本國史。

歷史系的主任是東大秘書吳祥祺先生。那一位和藹可親的「謝了頂」的老人。擔任二年級的「西洋上古史」，三年級的「西洋中古史」，和四年級的「西洋史學演習」。平常除去上課以外他很少見到他，因爲他總是很忙，爲學校主持一切。不過在百忙中也非常歡迎個人的會談。當你有點事情需要和系主任請教時。工友將你引進秘書室以後，他一定會站起來笑臉相迎，甚至有時還要向你請坐，讓你坐在他的對面來慢慢的談，結果你一定會滿意的走出來。吳先生在一九三七年事變前持教于國立北平女子文理學院，教學素有經驗。故歷史系在北大文學院是最「紅」的一系了。學生多，教授好。

第二位可要提的是教授馮承鈞先生。是文化界有名的人物。可惜年老患半身不遂不能行動，每次來校總是坐洋車到大樓的門口，然後用一把特製的椅轎到講室裏去，四個工友慢慢的擡着這把椅子放在講臺上時，馮先生總笑着向全班點一點頭。他擔任二年級的「中亞民族史」，三年級的「中西交通史」，和四年級的「南洋交通史」。馮先生是專研究西域問題的，姆法西史料與中國史料爲一爐，爲中國之古老史學家所不讀之史料，真可謂前無來者了。所講授的「中西交通史」讀你千萬不要誤會而認爲它的內容只不過是歐洲人之如何發現新大陸和傳教士之如何來華，中國之如何閉關自

守，如何拒絕通商。這些假想都是不對的。它的內容多半關於漢唐或再以前時中國與西域之關係。考證當時的交通，甚至我們可以根據這種考證，證明出水經注這本古老的書籍也有錯簡的地方。你不能不說這是一個勇敢的工作吧！假如你是第一次聽馮先生的講授時，還有使你感覺到特別的是在講室的前邊一偶坐着一位年輕先生。假如你的IQ相當的高，你一定可以猜着這位年輕的先生坐在那裏有什麼使命。而前而提馮先生半身不遂之症，當然他不會行動。那麼這位年輕先生的使命就是補足馮先生的缺點，當有史料需要寫在黑板上的時候，他就代替了馮先生。據說這位助教是馮老先生的令公子馮先恕先生，假若所傳不虛的話，這位年輕先生真可謂「嫡派親傳」了。

第三位教授是一個日本人——岡本堅次先生。他擔任二年級的「日本史」，和三年級的「日本文化史」。這位先生不太會說中國話。所以當他授課的時候，旁邊總站着一位雄赳赳的中國翻譯岡煥文先生。兩人你一我一語的給學生講書。同班的日本和朝鮮同學自然享受他們的特權去聽日本語，中國同學則錄寫翻譯的言語。可是下課後雙方筆記一對照，向例是日本語的筆記較中國話的筆記多一倍。這不是因爲中國文字比日本文字簡單。據中日文皆精之同學講，則因翻譯之故，有時日本教授費了半天唇舌和口液，而翻譯則不費吹灰之力幾句話就交帶過去了。不過這兩門功課仍有其相當存在的價值。對練習日語會話的同學有相當的幫助，因爲中日文可以對照的聽。反之，對練習中國話的日本和朝鮮同學也有同樣的益處。

以上所提到的是歷史系三位有名的正教授。所餘尚有多位副教授及講師，不及一一介紹。現在普遍的談一談每一年的課程概況。

第一年級每週共修三十小時，平均每天約有六小時的課。「普通必修科目」有「國文」每週四小時，「日文」每週八小時，「英語」每週四小時，「中國文字學概要」每週兩小時，「中國學術思想概要」每週兩小時，「本系必修科目」有「中國通史」每週三小時，「東亞史」每週兩小時，「西洋通史」每週三小時，「歷史地理」每週二小時。一年級尚無選修之權利，因爲才入學校對主修課程尚未能一定的原故。

第二年級每週也共修三十小時。「普通必修科目」只有「日語」和「英文」每週共十小時。「本系必修科目」有「中國上古史」二小時，「日本史」二小時（講授者即前所說之岡本堅次先生及翻譯岡煥文先生，一說一隨隨有趣也。）「西洋上古史」二小時，講授者係系主任吳祥祺先生。把埃及，巴比倫，和希臘之古文化發展如同故事似的一一講出，直到古羅馬帝國爲止。「中國史專修研究」每週二小時，講授中國史書，如史記之研究，漢書之研究等。「外國史專修研究」每週二小時，其研究目標與前者略同，只不過中西之分耳。「選修科目」甚多，至少每個學生要選修五種。茲將其興趣濃厚者寫在下面：中國史方面有馮承鈞先生的「中亞民族史」。翟益齡先生的「







### 斷片活生院文

·宏逸·

麼那，活生的學中歡喜是還我  
步經已我，是但；動生麼那，羅活  
老普道上前而，境環的美甜那了  
。來上途的

少見的。

聽說在醫學院是很被重視的；見了教授們，不但要鞠躬而且要鞠深躬。同學們彼此見面，也要行禮，聽說某班因為忽視禮貌，而受了一大頓斥責。

現在我把我們上課的情形，簡單的介紹一下。

學生們上課，有一定的課室，有一定的座位。功課的排列，多是兩點鐘連的，中間有時有十分鐘的休息，有時沒有，點名有教務課的專人負責，教授一概不點名。

解剖學教授是個短小精悍的人，講起書來非常生動。說話很幽默，常引得全班都笑起來，有一次講到背部的肌肉，其中有一部是來轉動背盆的。他說：「難道背盆還須要轉動嗎？是的，須要轉動特別是在老先生們邁方步的時候」。全班自然又是開堂大笑。

教德文的是一位德國人，中國話很好。每次上課都是用中國話來解釋德文，然而無論他的中國話有多麼好，以德國人來說中國話，錯誤自然是難免的，例如將「患病」讀作「串病」，都是歡見不鮮的。有一次，因為同學們作練習的時候常彼此參照，說了幾次，仍然未改；他說：「你們中間有好些人還是作合作社，太不好了」。全班都大笑起來，他還不明白是甚麼緣故呢？

早晨冒著大風騎車到校，感到特別的疲乏。

兩堂聲韻學上畢，我們就去宿舍玩，由校中至宿舍還須經過街道，雖然不遠，但是也不太方便，在宿舍裏與××她們聊天，談教職員，談同學私事，談考試分數，談個人奇遇，談喜好，談……無邊的說天說地，她之聊的很愉快，我感覺到了在中學時的愉快與自由。

至午後二時半才由宿舍回到校中上課，一見到那些男同學就覺到不痛快，是他們拘束了我們的天真，我恨他們。

兩堂英文很枯燥的上完，××不舒服，越催車回家

了，我只得和××一起走，至地安門分手，我便一直走著回來。

二、

陳介白的文學概論，下第一堂時，我正和××說話，就聽有人在後面叫我，一回頭，原來是××，我曾聽別人告訴過我，說××很喜歡我，願意和我作朋友，當時我就很不高興，我很討厭他的樣子，他簡直壞的很，今天不知他又為什麼事招呼我，原來只問我「不上日文」？為什麼不上呢！我只告訴他「上」。在第二堂時，他又寫了一張條子送過來，問我是不是很討厭他，我真煩這事，××很壞，她替我回答「有什麼理由討厭你？我豈思他不必理他，但她很快的把條子給送回去。接著他又寫來「下課有工夫嗎？我有一件事和你談談。」這麻煩，我又把條子給××她也嫌煩了，回頭低聲說「有工夫」。我一聽，真恨××為什麼告訴他這話。也真不知他又有什麼事？但我決定不理他，反正兩個回答都不是我的意思。

三、

我們的座位重新排列了，我的地方真不方便，前後左右都是男生，××離我很遠，原來這座位是按註冊先後而定的，那天下學期和××約好了一同註冊，也坐在一起。今天本打算不回家吃午飯，到圖書館作詩選筆記及英文，然而××說我要是不回家，他可以陪我一點鐘，為了他我還要回家，我要極力避免和他常在一起，實在的，我也莫名其妙什麼那難厭煩地，可憐的孩子！

××和她的男去玩，課不上，真不知她是什麼心理，自己無聊，站在窗前往操場看，正有男生在玩排球，真的，我們每學期還交兩元體育費呢，但是為什麼沒有體育課呢。男生倒可以玩玩球，但是女生卻沒有機會，倘若去玩兩下，也是徒給男生增添起哄的資料，真可氣！一星期二十九點鐘的課，却都是乾燥的坐在教室裏。這簡直是在造糞虫。那是研究自己的興趣？！

四、

第三四堂沒課，與××在圖書館看了幾本參考書，有些頭疼，便出了圖書館，走到樓外的院子裏，和××一邊散步一邊聊。走到院子的中心，抬頭往北看看我們文院這唯一的一座大樓，也實在莊嚴，偉大，整齊，樓前的兩排小松，松前的各種花草，院子中間的美人蕉，圍著直立的院燈繞成一個圓圈，周圍鋪著一圈小石子。石子外邊又是青草地，這環境望之舒暢悅人，若是外人看起來，一定會很羨慕在這裏讀書的我們，但是，我們呢！却覺得一切平凡的很，沈靜的很，這裏的人就是同這座樓一樣由呆板，沈默，這裏的生活更是機械化，沒有活動，沒有生氣！我還是喜歡中學的生活，那麼活躍，那麼生動。但是，我已經步出了那甜美的環境，而步上這蒼老的途上來！

(北大文學院)



# 冀東之雜行

李羽沉

(一) 冀東的確是個怪地方，有許多玩意是冀東特有的。

驢皮影戲(或稱灤州影戲)名全國，但除去冀東之外，在別處實在不容易看見。從前，驢皮影是冀東鄉村裏唯一的大眾娛樂，婚喪宴會，

祭神賀壽，只要年頭太平，總要唱一台戲，影戲對於一般人民的影響也非常之大，無論男女老幼，都能來兩口，正像北京人一張嘴就能唱兩句「勸千歲……」或「一馬離了……」一樣。

近些年來，因為地方不靖，農民娛樂也都市化了。也可以說是灤州影漸漸地向城市裏逃亡了。因此，在唐山除去評戲，大戲，電影園子之外，還有灤州影團四五處，不過觀衆有限，差不多也是從鄉下逃上來的患難朋友們。

## (二)

一提到開灤礦務局，大家就想到唐山，其實所謂「開灤」云者，乃指「開平煤礦公司」和「灤州煤礦公司」之合併而言，初與唐山無涉。後來，開灤產量日增，津青(天津到青各莊)運河開通，唐青(唐山到青各莊)鐵路興建，開灤出品可以向外輸出，唐山的地位才與日俱上，現在，唐山已經號稱小天津了。

## (三)

冀東地區的大城市如唐山秦皇島等地，雖然

市飲也相當發展，商業也相當發達，然而像北京天津那樣的柏油路是一條也沒有的。主要的街道除去石子路石塊路之外，都是洋灰路，這大概是因為唐山市內有一個啓新洋灰公司的關係，所謂「近水樓台先得月」也。

## (四)

常住在北京的人到冀東去，頭一個奇怪的印像是飯館。客人進得門來，店小二一定向前打躬施禮，問一聲：「還有且(就是客的意思)嗎？」隨後，端上一杯茶來，如果你真渴，那麼喝完了，再要，「給我們沏壺茶吧！」冀東沒有這一套。

## (五)

唐山飯館的女招待是冀東三多之一。(其餘兩多)說法不一，故略。並且常常多和客人們「小規模」地無禮取鬧，紳士味十足的北京人，很容易有「受不了」的感覺。

某日，記者到某飯館用午飯，爲了排遣等候的時間，故此帶了一本「立言畫刊」。吃飯的時候，一位「女店員」過來翻閱那本畫刊，頭一頁就看見白雲和紀玉良的合影，因此她就借題發揮了：

「先生，白雲不是到北京了？」

「是的，報上有。」

「聽說有人給電影明星白雲，和四小名且李世芳合照一張相片，先生，你說他們兩個一比，誰美？」

「噢，我都沒有見過，很難說。」

「那麼，你猜呢？」

記者回答這個問題，費了五秒鐘的思索。

## (六)

記者到唐山的第三個晚上，唐山市實施防空演習及燈火管制，大體情形尚稱良好。

不過，防空演習在唐山還是初次，一般人也不知防空爲何事，僅僅是遵守命令而已。所以防空令下之後，頗有許多人大喊：「航空演習！」

令人啼笑皆非。

## (七)

記者在唐山，住在商場路唐山飯店，唐山飯店的芳隣是在唐山相當有名的「長城電影院」。那幾天從上海來的國光少女歌舞團，正在該院表演歌舞，可巧「國光」的全班人員也住在唐山飯店，和記者比隣而居，因此有機會和他們的負責人閒聊幾句，據他和記者說：「這年頭跑道行飯不太容易在唐山恐怕也不能久住，一則是開銷很大，再則唐山市的風氣特別，有錢的人專肯花十塊錢請戲院老板，也不肯化一塊買戲票，因爲這是面子，這麼一來，我們還賺錢的錢？」言下不勝感慨，記者只好鼓勵幾句，說：「創一番事業不容易，不斷的努力，總有苦盡甘來之日，有機會不妨往天津北京走走，或者可以多賺幾個。」這慶一來愈談愈投機，這位先生堅請記者在晚場去參觀。一半爲了好奇，一半爲了實錢「捧場」的諾言，晚上飯費了大洋一元，前去觀舞。

頭一場是「滿場飛」，有七八個少女在台上繞來繞去，似舞不舞，歌而不聞其聲，而台下的掌聲卻不絕於耳。另一個節目是蹩路舞，單人表演，舞只在台上頓了幾下腳，就算完事。設若退一萬步想，這算是舞，而終與蹩路之意不合，然台下的掌聲仍烈，記者不能忍耐，未幾場而去。

前幾天回到北京，因慕影星之名，去「刷新」給人家湊份子，忍辱再四，也還沒等散戲就離開了。

我的牢騷是：海上藝人侮辱北方觀衆之舉，蓋不僅在唐山一處得見之。

## (八)

昌黎縣北倚燕山，南臨大海，不獨風景秀麗，並且是冀東著名的水果區，據縣署調查，境內有梨樹約四萬株，葡萄兩萬株，其他水果亦多，全年產額約值三十萬元之譜，以縣單位而言，亦云巨矣。



# 徵友

(九)

昌黎縣城南關外，有一大戶人家，石階朱門，想必有相當家底。門上有一對聯云：「建設新秩序；不改舊家風。」三言兩語之間，把中國人「逆來順受隨遇而安」的哲學，描寫得淋漓盡致。

(十)

## ◎切望愛好外國語的同志

以前是一個名列前茅的書學生，現在却搖身一變滿口香醇的商人了。高身材，卷髮，是一個西洋典型的青年。

愛好運動，文學，美術，尤其歡喜外國語。切望有進觀快樂，正直不屈，是我做人的目標。負責任，不舞弊，是我的服務道德。坦白，溫柔，是我待人接物的素性。

但是對外國語不感興趣，而願屈節下交的優秀青年們；也是我所歡迎的，因為我主張是真友多多益善。

R. N. 4308 凌 (天津)

## ◎徵求共同研究的文學及語言學的朋友

是秋風搖曳落葉的季節，我隱居在東北一個荒涼村落裏，為時過在二十年前了，或許受著環境和季節的影響，賦有孤僻堅毅的性格，在連環的感情中更滲入了不潔稱滿的理智，九歲時在家塾讀過詩云子曰，我之與文學結不解緣也。不願存存於此。

應感謝天災人禍的抑壓，才得移居到有小巴黎之稱的一個大都市，受到新潮流的洗禮，中學畢業後，要讀讀社會生活。當過會社的職員還操

深縣城南有閭山一座，關於這座山的神話頗多，如「閭山十八洞，洞洞有妖精」便是。又有一謠，對於地方長官頗多不敬，不過多少年來，始能是傳遍鄉野，其謠云：「閭山似虎頭，一股清水(灤河)向南流，灤州的清官作不到頭。」果爾，則灤縣的老百姓，真是悲慘之至了。

## ◎找一些同感者友情的慰藉

幾年來的蒼海桑田，世路是崎嶇的——我明白了。十幾個春秋，童年消逝了，往事如一縷清煙；回憶嗎？那是白髮蒼頭之事！

青年人是偉大的，有壯志，雄心 and 熱血，誰不是在這樣說？然而有非成功不休的勇氣和毅力的人，却似乎太少了。

看寒梅開在嚴冬，雪花在秋霜下；有活力的人，不該乘扁舟浮萍，踏草履履重山嗎？嗚呼世路茫茫，幸我尤踏著求學坦途！為了去找尋人生真諦，讓我沉默已久的心，在這裏也找一些同感者友情的慰藉。大自然是美麗的，人生也是美麗的；來吧！朋友，讓我們同敲起心鐘，震醒大地上的一切！

居易詩云：「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會相識。」好在，我在熱烈的期待著！

R. N. 4302 曹傑 (天津)

## ◎他嘗了孤寂的生活

西風乍起，黃葉飄飄，在此時辰，更使我感到無友寂寞，好像得了失眠症一般。

我是河北人，今年十九歲，男性，但是我承認我仍是孩子。在本市某教會學校高二讀書，不情教，功課均

(十一)

某日，記者自秦皇島乘興亞號急行車返唐山。該車係自新開來者，故滿洲入關的旅客極多。記者上車之後，找到一個空位坐下，對面的一位客人很善意的對我問道：「你有旅行證沒有？」

思維再四，才知道旅行證者，旅行證之謂也。

在水平線以上其中最感興趣的是化學，餘如文藝作品、音樂、電影等亦所喜好。

我是無父的孤兒，失家的遊子，飽嘗了孤寂的生活，別了慈母的懷抱獨自來京求學，在這淪落的人世間無友無親，豈不令人凄涼！

我希望年歲相若，志趣相同的男女青年做為朋友，如果環境也是孤獨的更好，這樣我們可以互相加勉，得到真摯友誼上的熱情鼓勵與安慰，朋友們！我在這裏期待著你們和妳們哪！

R. N. 4305 海燕 (北京)

## 徵友信箱

本欄每逢一、十一、廿一出版，並且因為篇幅的限制，所以有許多朋友的「自我介紹」未能立刻刊出，這我們要求參加徵友運動的朋友對我們加以諒諒的，不過我們可以保證不致使諸位失望的，就是任何合乎徵友運動宗旨的自我介紹遲早都可以在本刊刊出。

許多朋友來信詢問及徵友印花應如何貼法。有人貼在信封上，有人附於信封內，還有人貼在信紙上，其實無論附於何處皆可，不過貼在信封上面較為適宜，因為我們可以藉該函為徵友運動組之函件，故此後當一切徵友函之函件皆於信封表面貼木組印花一枚，以免遺誤。(詳細徵友規則請閱本欄二卷八十八期)

張九君：無論徵友或應徵只須填一次登記表即可。又應徵而不徵友亦可。

一函內可附數件徵友信，唯須各附空白信封及郵票以便轉信，印花只需一枚即可。

甘草君：即寄登記表及像片

# 友方我

## ■ 鼾 ■ ■ ■ ■ ■ 【一】

・宮城道雄

或る學校で五六人の先生が宿直をした。すると先生方の鼾が大きいので、眠りにつくのがおそい先生が一人あつて、みんなが鼾をかくと、静かにしろ、といつてつつか突いては起した。その内にその起してをつた先生が眠りにつくこれはまた非常に鼾が大きいので今度は他の先生が眠れなくなつた。そしていくら起してもまたすぐ大きな鼾をかくので結局前に起された他の先生方がよく眠れなかつたさうである。

私はいつも汽車の寢臺で聞いてゐるといふの鼾が聞える。調子の高い、はなをかむやうな音のする鼾もあるかと思へば、地ひびきのするやうな低い鼾もあり、また時々がつと詰つて息がとまつたかと思ふと急に思ひ出したやうにがらがらといふ鼾もあり、それをちつと聞き入つてゐると面白いやらでもあり、また氣になつて寝られない。しかし私は家の者からいつもはれるのであるが、寝入るといきなり大きな鼾をかきさうで、結局さつきの先生方のやうなことにな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はれる。

## ☆ 鼾 ☆ ☆ ☆ ☆ ☆ (一)

・崑琳譯註

據說在某個學校裏，有五個先生值宿。其時，因先生們的鼾聲大作，而有一個入眠較遲的先生，當大家都打鼾的時候，就毫不客氣的，把他們拍起說：『靜靜吧！於是令人起來的先生進入眠，因為他的鼾聲又非常大，所以這一回，別的先生，不能入眠了。而且無論怎樣叫他起來，仍立即作很大的鼾聲，所以被叫起來的另外的先生們，到底沒有安眠。我無論何時，若在火車的寢台裏聽着，就能聽到種種的鼾聲。有聲調高，有如擗鼻涕的聲音之鼾聲，也有好像地響似的低的鼾聲，而又常常有剛一覺得被堵住氣息停止，而又好像忽然想起來了似的呼嚕呼嚕的鼾聲。如把這個靜靜的聽，彷彿是也有趣。而擔心的，不能就眠。然而我是常常被家人們說，一入眠立刻就鼾聲大作，我想，結果這豈不是變成與前述之先生們的樣子了麼！

### 註釋：

鼾ハハイビキ「名詞」、鼾聲。  
宿直ヤクジキシユクテヨク、「名詞」當  
一值、值日。例：今日ハ僕ガ宿直  
ノ番ダ「天是我值日」。  
カクカク四段他動、鼾ヲカク「打呼」  
靜カニシロシロ靜カニシナサイ、安  
靜吧。  
カムカムニ據ム「四段他動」：鼻ヲカム

「擗鼻涕」。

眠ネムリ付ク付ク就寢。  
ツツツツ接頭語、示不敬意。  
突ツキイテイテ突ク「四段他動」：撞、抹  
拍。  
起ス起ス四段他動詞、起。……起  
來。例：「人ヲ起ス」叫人起來。  
イクライクラ起シテモ起シ例：イクラ起シ  
テモ起キナイ「怎麼叫他起，他

也起不來。」

カカムムニ據ム「四段他動」：鼻ヲ據ム「擗鼻  
涕」。  
カト思ヘバカト剛一覺得……而又……  
地響チヒビキ名詞：震地。  
詰ツツツテツツ詰ル：四設自動、堵住  
閉塞。  
カト思フトカト同カト思ヘバ。

念ニ思ヒ出シタ念忽然想起了。

チツトチツト副詞：老老實實地。  
聞キ入聞キノノテイルテイル熱心的聽、聽進  
去、肯聽。  
氣キニナツテニ心配ニナツテ：憂慮  
イキナリイキナリ行成：副詞、忽然  
、立刻。

## 溪水

• 綠漪女士 •

我們携着手走進林子，溪水漾着笑渦，似乎歡迎我們的雙影。這道溪流，本身溫柔得像少女般可愛，但不知何時流入深林，她的身體便被囚禁在重疊的濃翠中間。

早晨時她不能更向玫瑰色的朝陽微笑，夜深時不能和娟的月兒談心，她的明澈晶瑩的眼波，漸漸變成憂鬱的深藍色，時時啞啞着幽傷的調子，她是如何的沉悶啊！在夏天的時候。

幾番秋雨之後，溪水漲了幾篙；早凋的梧桐，飛盡了翠葉，黃金色的曉霞，從楓樹樹隙里，深入溪中，澄藍的波面，便泛起彩虹似的光。

現在溪水恢復從前活潑和快樂了，一面疾忙的向前走着，一面還要和沿途遇見的落葉，枯枝……淘氣。

一張小小的紅葉兒，聽了狡猾的西風的勸告，私下離開母枝出來頑玩，走到半路上，風偷偷兒的溜走了，他便一交跌在溪水裏。

水是怎樣的開心呵，她將那可憐的失路的小紅葉兒，推推擠擠的推到一個漩渦里使他滴滴溜溜的打圓轉兒；那葉向前不得，向後不能，急得幾乎哭出來，水笑嬉嬉將手一鬆，他才一溜煙的逃走了。

水是喜歡這樣捉弄人的，但滾到壩塘邊，她自己的魔難也來了，像記得嗎，壩下邊不是有許多大石頭，阻住水的去路？

水初流到石邊時，還是不經意的涎着臉撒嬌撒痴的要求石頭放行，但石頭却像沒有耳朵似的，板着冷靜的面孔，一點兒也不理，於是水開始嬉鬧起來了，拚命向石頭衝突過去；衝突激烈時淺碧的衣裳袒開了，露出雪白的胸臂，肺葉收放，呼吸極其急促，發出怒吼的聲音來，纏繞銀絲頭髮，四散飛起。

辟辟拍拍，溫柔的巴掌，儘打在石頭皺紋深陷的頰邊，——她真的怒了，不是兒嬉。

誰說石頭是始終頑固的呢？巴掌來得狠了，也不得不低頭躲避。於是水得安然渡過難關了。

她雖然得勝了，然而弄得異常疲倦，曳了淺碧衣裳去時，我們還聽得她繼續的喘息聲。

我們到這樹林來，總要到這壩塘邊參觀水石的爭執，一坐總是一兩個鐘頭。

本報二週年紀念徵求英文作品，請即以My Expectation of the Future "My Friend"為題，撰寫精短之文。一經刊載，酌致薄酬。如蒙賜稿，請於十一月二十一日以前寄交本報英譯部。——編者啓。

## THE BUBBLING BROOK

• 戴天行譯 •

We walked hand in hand into the woods, the water in the brook was rippling with a smiling dimple as though to be welcoming our twin images reflected upon its surface. This brook used to be tender and mild just as lovely as a maiden in her teens, but not knowing when she had flowed into the thick woods, her body was then imprisoned amidst the cumulated luxuriant greens.

In the morning she could no longer be smiling upon the rising sun; at midnight, nor could she be chattering heartily with the beautiful moon; the limpid and crystalline gleam of her eyes was gradually turned into a colour of melancholy dark blue, and now and then sobbing the tunes of deep sorrow, she was so dull and gloomy indeed—in the time of summer!

After several falls of Autumn rains, the water had risen a few lengths; the early-withered platane trees had shed their green leaves; and the gorgeous morning glow casted itself through the spaces of the interlocking boughs down upon the inky surface of the water, which in turn radiated an iridescence resembling that of a rainbow.

Now, the brook had recovered her former, liveliness and gaiety. While hurrying forward, she was making fun with the fallen leaves and dry twigs, etc, which she came across on the way.

A little piece of red leaf having yielded to the persuasion of the shrewd west wind, left his mother-twig privately for a sight-seeing in the company of the latter. When they got to halfway, the wind slipped away without any notice, and the leaf tumbled into the water.

How delightful and naughty the brook was. Pushing and huddling she forced the pitiful and stray little red leaf to a whirlpool and gave him a good spinning about. The leaf being unable to go ahead or to withdraw backwards, was nearly to burst into tears with anxiety; when the brook relaxed her grasp laughingly, he was then able to escape swiftly away.

The brook was so fond of playing mischief with others, but upon reaching the side of the dike, her own torturing was due. Did you ever remember that there were a great many big stones below the dike, standing on the way of the brook?

When the brook got as far as the stones, she was still naturally and easily impudent enough to ask winsingly and childishly for a passage of the stones, who, with cold and stern faces, turned a deaf ear to her repeated entreaties. Then the water began to be raging graciously and dashing against the stones with all her might. At the height of their struggle her light green gown was torn to pieces, exposing her white breast and arms; and with her lungs inflating and deflating, and hardbreathing, she gave out an angry roar, with her hair of silver threads flying about.

Splashing—splashing! Her soft palms were slapping continually on the deeply wrinkled cheeks of the stones, she was really raging wildly, no fun.

Who said that the stones were hard-hearted throughout? When the slapping of their faces was getting fiercer and stronger, they had to lower their heads in order to shun the force, so that the water was able to pass over the crisis peacefully.

Although she had won, but she was exceedingly tired and exhausted, and we still heard the intermittent note of her panting when she was running away, dragging the light blue trains behind her.

Whenever we went to the woods, we would walk up to the dike and sit there for one or two hours to have a look at the straggling between the stones and the water.



# 百萬富翁

冷儀

窮，逼迫得我走頭無路，整天計劃著高頭政策！眼看著有許多發財的機會，只是缺乏本錢，我煩，但是煩又有什麼用？空自黃瘦了我的臉！於是我安慰我自己：念頭著烏盆計畫張別古那句話：「莫道東風常向北，北風也有轉南時。」我只等待著時運的到來。

一天，剛吃完半個窩頭，老吳的孩子進了門，哭喪著臉對我說：「甄伯伯！我爹病的很利害，叫我來請您。您趕快去把！」

老吳和我可以說是他角之交，從七八歲就在一個私塾裏混。那時老吳的外號叫傻大爺，皆因家裏很趁兩兒錢，拿上學當白玩，時常告假，雖然行動少爺派，可是心地很厚道，那時我就是窮小子一個，他跟我到很說得來，沒事就把我拉到他家吃個嘴兒，恍惚我還接濟我個三塊五塊的，為此，後來我離開了私塾，我們的友誼也一直沒斷絕過，他到拿我沒沾過我的光，看待，雖然他從來沒沾過我的光，今天，他病的利害，打發孩子來找我，一定是托付後事，朋友的

面予我不能不去，偷量出了事，我跑前跑後絕不能白帮忙，至少我得白吃幾頓炒麵。好在護我幫個人力兒行啦，若是幫財力兒，我不是故意推托，實情我連吃窩頭都費著勁哪。於是我說：

「你回去吧！我吃過飯就來！」

吃過飯我就奔了吳家，吳大奶奶正坐在堂屋裏的太師椅上哭哪。一睜見我，趕緊站起來說：

「大哥您可來了，您兄弟病的很利害，兩三個大夫都……推了！我簡直一點兒主意都沒有了，真要事情出來，沒什麼說的，您還得多受累。」

「您別著急，我先瞧瞧病人。」

我說，跟著我進了裏屋，老吳實在病的够危險，胸中就腫著一口游絲的氣息，閉著兩隻深陷的眼睛，靜靜的躺著，臉上黃瘦的連一點血色都沒有，混身就剩了骷髏骨了。

「枯兒他爹，你醒醒！甄大哥來了！」吳大奶奶低喚著。

病人睜開了病眼，露出欣然的神情，好像是急等著我是的。

甄大哥！你……可來了！我

……等著……你哪！倒茶……去。

甄大哥！您……坐下。」吳大奶奶出去倒茶，我坐在床前一張凳子上。

「大哥！咱們……可稱的起……是娶小……的……弟兄。我……沒親人，拿您……就當個……親哥哥，我……不行……了，我……怕死……怕的是……我死後……她們孩子大人……沒人照顧……您弟……妹……是最老實……的人，容易……受本……家當戶的……欺負，我托付……您了，您多照顧……她們母子，我就是……死……也感激您……。」老吳似乎是要哭，可是他眼淚早乾涸了。

「好兄弟！這還有什麼別的說的，哥哥的為人，你是知道的，我一定照顧她們，不過，我還希望你趕緊好了！」我檢好聽的說。

「我……給您……叩頭了！」他點了點頭。在褥邊底下摸出一個包兒來。

「這是……一所房子的……契紙，五千塊錢的……存摺。您弟妹……無知，要打牌，孩子太小……我不能……交給她們。我交給……您，替孩子……存著，每月……您給她們……房租，利錢，她們好……過日子。等孩子大了……您再給他……我知道……這是……麻煩事，可是……要給您弟妹…………三年也……過不到頭，就許……被地輪……先了，要不……也是被……當家子給……詐了去。」

「得！兄弟你放心吧！哥哥我明白，我每月叫她們到我哪兒取月費，就算是我幫助她們母子，等姪兒成人，我再說明原委，把東西給他，真個的，咱們哥兒們這些年的交情，這點事情我還麻煩！」我

# 碎夢篇



小序 時雨

念孤獨近年華，看時一把空虛，乃不禁唱噎了。期冀明日黃花，明冀明日飛燕，會抱來絕妙音訊；然而花開了又謝，燕來了又去，是什麼無影的大爪。在薄嫩的心田上，劃上一條的裂痕。

連續的期望，織成殘破的碎夢。清醒時飄渺的空虛，就這樣的苟延了生命？！還有一顆熾熱的心，看它如何一下下冷卻。

天邊隕落一顆星，生命的活力更益發的澎湃了。

# 一個女人

常見到這樣的女人：憔悴的身軀，伴著孤寂落沒的影。

原有一大把好日子呢，但祇被光陰的激流沖逝了。

有丈夫遺棄了她，懦弱的孀子歸母家。父親母親又去世了，她又失去了屏障。兒子年幼，怎麼打發生活？唉！作些針黹，副些勞苦吧！

把先前的理想，把先前的迷夢，都寄在兒子身上。自己無望了，還有一個珍貴的兒子呢。

終日辛勤，終日辛勞，為了自己，為了兒子；耐下一片悽冷，苦度寂寞時光。

果然兒子給自己帶來了理想，

顛抖的手接過了契紙存摺。  
 「咳！吳氏：輩輩：祖先都得……感謝：大恩。咳！恩重……言謝，咱們哥兒們：下輩子：再見吧！」

「兄弟你歇歇兒吧！」  
 「大哥您喝茶！」吳大奶奶倒過一杯滾熱新沏的茶來，老吳閉上了眼睛，我和吳大奶奶擺了擺手，輕輕走到堂屋。

「我看看可不大好，預備吧！」  
 「我悄悄的說。」  
 「家裏現時也不富裕，我直不知道怎麼辦好！咳！我這裏有副金鐲子，您先給賣了，順便您就把裝裏給買來吧，先沖沖喜吧！」吳大奶奶顯腰裏掏出一個手絹包，交給了我，我攥了攥總有二三兩重。於是我說：

「好吧！就那麼辦吧！我這就去，不看天晚了，金子不好賣。」  
 出了吳家，我一直撲奔家，到家，什麼話沒說，把契紙，金鐲子鎖在櫃子裏，老吳問我：「什麼呀？」我說：「你嚇唬人家的少打聽，等著吃白米白麵吧！」

「喲，就憑你這骨頭哇！從到你們家也沒吃過白米白麵哪！」  
 「這就快了！」說完，拿起存摺就走。

提出五百塊錢，裝裏化了一百，還攥了個一百塊錢的一口棺材，我算計著這樁事有五百塊錢足够了。

晚上，我把裝裏送到吳家，另外交給吳大奶奶二百塊錢。我再進進老吳也說刺喘氣兒的工夫了，料估著事情能延遲到第二天早晨就不

錯。我打算回家睡宵踏實覺，吳大奶奶攔住，不讓我走。  
 溜溜溜熬了一宵，天亮的時候到彷彿好些，我說：

「一時不致有危險，我先回家歇會兒，過晌午再來。」  
 回家吃了兩套燒餅麻花，就睡了。睡的正香哪，就聽老吳叫我說：

「咳！你醒醒吧！吳家大兄弟過去了。」  
 我趕緊爬起來，老吳的孩子給我叩了個喪頭。

「強大爺您快去吧！我爹死了。」  
 擦了一把臉就跑到吳家，假裝號喪了兩聲，就出來講陰陽，講棺材槓，找和尚，糊燒活。

老吳在家捱了五天，我忙了五天，化了四百五十來塊錢。事後，我和吳大奶奶說：

「大兄弟一死，你們弟兄三個的生活也成問題，我哪，也不是寬綽日子，可是那，大兄弟托付我一場，我不能不盡這個責任，您每月打發孩子上我那兒取五十塊錢，算是我一點小意思。」

「您幫助這麼跑前跑後，我就够不落意的了，每月您還花錢，真是讓我們死的活的怎麼報答您呀！」  
 吳大奶奶的眼淚出來了。  
 「只要姪子們好好的念書，將來成了人，對得住死者，就不枉我帮忙一場。」  
 「大姪，二姪！聽見你吳大爺說了沒有？以後可更得好好念書了。」

「您該歇歇兒啦！我也走啦。」  
 「真是的，您也回家歇歇兒吧，過了百日，我帶著孩子給您謝步去。」

說完，我乾著一身疲憊往家奔，可是我內心有說不出來的高興。  
 回家，我忘記了累，拿出契紙，金鐲子，我不想樂，可不由得我從心窩兒就樂起，得！人要走了運，什麼也擋不住，發財的本錢來了，我怎麼愁什麼？我心裏這麼說。

真是呀！「貧在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自從我的事兒不壞起。整天我家裏的大門關不上，人來人往，我都嫌煩得慌了！今天正午才起床，老婆告訴我。

「今天早晨張掌櫃的來，問你要毛線布匹不要。行市可直點往上漲。」  
 我點了點頭，沒言語。

「張掌櫃的又來了。」王順走進來回話。  
 「請客廳坐吧！」  
 我拖著鞋，到客廳會客。

「張老板！剛起呀！早晨來了一躑，您還沒起哪，這兩天忙吧？」  
 「可不是，應酬真麻煩，咳！吃飯真不易，昨天爲了陪總經理在紅雲老七那裏打了一夜牌，天亮才回來！」

「不過，您還得保養身子，這權，實在不是事！」  
 「誰說不是，不請你說，早晚的我他得抽口，不然，簡直應酬不來！你知道黃掌櫃的眼時，黑的都

迷夢，無疑是開了希望之花。暗自慶幸，暗自慶幸，不白辜負苛情的來苦。  
 可是，張梗了翅子的雛鳥，又遠飛了巢。

希望原是開了一朵空渺的花。沒有悲傷，沒有哀痛，她精神失了常，四肢麻木，耳音濤濤……生在空中虛中，再在空中虛中，再在空中虛中求結束……

於是我常見到這種的女人。他德的身子拖著劫後的生命，蹣跚的步伐伴著孤寂落沒的影。

生死之間

晨朝一個活生壯漢，夕晚便又僵直了軀幹了。  
 我懷疑起生，懷疑起死，懷疑起……

「人生譬如朝露。」怎麼他自幼活到壯，而不能自壯活到老？啊！……死是無形的，而又是有的。  
 暮風中。送來一片哭墟，一口白材，吞嚥了他們的希望。  
 暮風中，送來一陣經音，是爲了亡靈的超度。……

明朝一口棺材失了踪。  
 荒塚一角却多一座新坟  
 完了嗎？完了生之意義，不！義務？

我懷疑起生，懷疑起死，懷疑的事，竟是這般的多！  
 即使碎夢，也要多碎幾幾分了

# 友奇

不過聽了，改了白的了。」

「真不是事！冤老板！我跟您商量點事，現在有兩萬塊錢的毛線布匹，我櫃上實在留不下的這慶許多，不過，這實在是發財的機會，眼若一天比一天冷，銷貨是不用說，至少也可以賺五分利。」

「五分利！」我發了皺眉頭。「讓我想想看。」

我閉上了眼，忘記了身旁還坐著個張掌櫃，我默默的想：「自從老吳死後，每月大柱來取五十塊錢，我把房子，錫子都變賣了，連存摺有兩萬，我都買了米啦，雖然我聽人家罵屯積米糧的人沒德行；白米本不會漲價，可是由於屯積，貨顯着缺了，所以才擠上價去，屯積米糧的人好不了！可是爲了紅藍鈔票，我也管不了這許多了！我雖然恨我，賣的太急了，才賺了對半多的利。黃掌櫃的比我買的早點，賣的晚點，比我還多賺一倍，後來我又放了一陣子關王廟，太費心，雖然很賺錢，反正打算發財，非得狠心；去年冬天我已認識不少朋友，我打着慈善招牌，捐了不少的錢，末了我只開了三天粥廠，誰不說我張殃民是一個慈善家。我和黃掌櫃的又開了個土膏店，我們的土膏店特別講究；誰都願意來，每當華燈初上，真個妖魔鬼怪，在五色十光的小燈籠之下出現了；有鬼，有酒鬼，有煙鬼，有魔鬼，有花妖，有活怪，有拍馬鬼，有詐財鬼，有討債鬼，有小鬼，有……；天不黑，他們不出來，天一黑，他們紛紛上市了，有花妖打扮得花枝

招展，紅白粉掩住黃色的臉，特來借地拉客，有活怪，雖已徐娘半老，但仍怪粉滿臉，爲容打煙，有鬼鬼爲與花妖調情，有酒鬼爲來借煙解酒，有煙鬼才真是主顧，有魔鬼爲一個煙，翻斗倒灰，能抽到天亮，有拍馬鬼爲給客人打個煙，說個笑話，賺兩口煙抽，有詐財鬼欺負煙鬼無能，藉機敲詐，有討債鬼等着煙鬼還債，不是吃債便是喝債，平日抓住煙鬼的弱點，故意放縱送吃送喝，一旦煙鬼財盡，便立刻翻臉要錢，有煙鬼抽足了煙，便打發小鬼——伙計買東西足吃一陣，有敲煙鬼，酒足飯飽之後，安靜的吸咕他們的詭秘。我們抓住了顧客的觀念，便就着以上數點，安排設施；燈光不太亮，有幽點的风味，溫度當時是較外面高，窗子永遠不開，以免新鮮空氣透進，屋子不在乾淨，而在與外面不相關聯，花妖活怪不在美，而有能順承煙鬼的意旨。除煙館外附設小吃部，食物的價格總比外面貴些，所以也是店裏一筆大收入，一天我到店裏去尋頭；在我們膏店門口貼了一付對聯；上聯是此處是鬼域可憐賽脂吸血，下聯是只顧貪財利不問禍殃殃民。襯着我們殃民土膏店的牌匾，實在不大好看，我趕緊叫伙計給潤乾淨了。雖然挨的罵不小，可是買賣真不能說壞，總看十成利，如今用兩萬元，才賺五分利……；我搖了搖頭。

「怎麼樣老板？」張掌櫃的有點着急。」

「嘿！利太小哇！」

「利還小？」

「哼！告訴你；我從作買賣以來，總是十成利。」

「十成利，您就滿意啦？哼！您要真有胆子的話，我可以叫您賺不知道多少成的利！不難保證您爲一個百萬富翁。」

「真的嗎？」我睜圓了兩隻眼，恨不的吃了他。「你說說，我聽聽。」

「開藥廠！」

「哈……笑話，笑話！開藥廠還發百萬的財？這年頭不易吧？」

「開藥廠和藥廠不同，我告訴您……」他附在我的耳旁，悄悄的告訴我，我聽一句，我的嘴張大一點，末了，我忍不住的大笑起來。

「好！好！好！就那麼辦，你去找地址，該用多少錢儘管說話。廠名就規定是殃民藥廠好了，該請什麼樣人，該用什麼貨，都由你辦，將來咱們是三七分分帳。」

不久，殃民藥廠開世了，沒到兩個月，本錢就回來了，我算計着再有半年，不愁就是一個百萬富翁，我在享受方面，不得不把壯闊子，於是第一步便從梨香院把綠翠老二接出來，第二步蓋洋樓，買汽車。

一天，我剛出大門，邁腿上汽車的時候，碰見老街坊李三和王四，我一低頭運了汽車廂，假裝沒聽見。

「嘿！瞧這小子養了財就不理人啦，忘了當初瞎窩頭了！裝他媽的孫子，不定他媽的怎麼發的財哪！」跟着狠狠的碎在地上，一口痰，這是調皮李三的毛病。

「得了，說這些話幹什麼，總算是人家的能耐，他他媽的辛苦了一輩子，省吃儉用，他媽的到今兒個我出門還得仗着腳皮呀！」

「這年頭兒你打算省吃儉用的發財？姥姥，你也發不了哇！」

闖人得有裝裝裝的，我向外碎了一口痰，車身一動，我到殃民藥廠巡禮去了。

# 丁朝



夜裏，沒有月也沒有星，天似乎要下雨，悶熱得厲害。推開臨街的窗子，異常靜寂；街上早已沒有了行人。間或一兩聲清脆地更柝，捺合着輕慢更夫的滯澀脚步，也自給暗夜添生些許情趣。我來到這地方，一個一個的日子已替我磨掉了一層生疏；我已認識了這地方的許多處所，許多人和許多事情。

西南角上，一羣狗狂吠起來了，那是神仙巷；北邊的一點亮光，是白衣閣上的僧尼在依燈誦經；西方的一角高聳的黑影是天主堂的屋角；……呵，東鄰的孩子哭起來了。那孩子差不多每夜裏他要哭的；隨哭聲而起的也總是孩子的驚慌的尖聲地嗚呼和柔聲地勸慰。不過今夜這孩子哭得似乎更厲害些。但是，他這孩子我還沒有知道，但是他一家的情形我却已明白的差不多了。

一個四十餘歲的女人和三個孩子天出入着那門口，但是從未看見一個男人進到那裏去。我想一個約在十六歲以上的，二的約有大的

# 餓

單里民

二三歲；最小的是男孩子，還不到十歲的樣子，這每夜啼哭的就是他了。這一家的生活似乎很儉省，那女人似乎每天都不在家，年歲大一點兒的，就是年紀較小的姐姐和弟弟。那小女孩每天從街上走幾趟，男孩子天天在街上亂跑的。越趨越趨，越趨越趨。

這時那孩子哭得愈發厲害，突然推開門，隨即「砰」地一聲門又緊閉起來；隨着門扉的碰撞，我聽到了半句話：「叫狼吃……」這聲聲並不生任何效力，只使孩子的哭鬧更加劇烈。

我不能再沉默了，我走下樓去，開了門，我走時，丈夫的拆聲漸漸近了，我走時，拍拍抽抽地哭聲，害地小口頭。不要哭了，聽！街門裏人會不該的。果然，他已放低了聲音，這使我非常欣慰。一走，到我的屋子裏去玩一會？

那黑亮的眼睛裏閃耀着原始的恐怖，他誠實而天真的，沒有一點兒的羞怯；他的小手，那手裏向裏面含着顫動的，好容易，那神色流泛在兩隻潮濕的

「你的名字叫甚麼？」  
「小順子。」  
「九歲了？」  
「唔！九歲，爲甚麼哭？」  
「已經恢復了靜適的臉孔，嘴角又開始動了。」  
「男孩子哭是讓人羞的，知道？告訴我，爲甚麼要哭？」  
「爲甚麼？」  
「爲甚麼？」  
「沒吃，光喝了一碗小米湯。」  
「沒吃，我再到……」  
「爲甚麼沒吃飯？」  
「沒的吃，娘說沒的吃。」  
「眼望着瘦瘦的嘴，我的心也疼了。」  
「你覺得餓，於是你就哭！」  
「娘打我。」  
「娘說：『你這孩子，不准吃。』」  
「唔！是我再想起那小女孩，赤着腳，前和離自己的門前踉蹌地走過去。」  
「立刻我又想起，下午曾從她手裏拿了四個燒餅，沒吃了，還剩一個在食廚裏。」  
「你吃燒餅，到小順子的面前。」  
「你吃？」  
「不立刻就拿，只將滿含了異樣光彩的眼睛注視着我，那光彩耀出一步，是驚愕與感激。輕輕地向前邁過一步，另一隻手緊握我的手，微顫抖動着。」

「大叔，你真好！」  
仰着的臉頰上，兩滴晶瑩的淚迅速地滾落了。  
「我的眼睛雖然也微翹起來；我爲這被餓所糾纏的笨人而悲哀了。我默默地看着小順子，食禁地撕食燒餅，那裏甜蜜地，甚至餅上的糖一粒一糖都不肯輕易捨棄。待他吃進一半，我開始探詢他的家境。」  
「順子！你爹呢？走了？」  
「爹走了，從早就走了。」  
「怎麼走了？」  
「不知道。」  
「那麼誰帶你吃？你娘？」  
「那，娘和大姐。」  
「那，誰帶你吃？」  
「賣燒餅的是誰？」  
「二姐，替人家賣燒餅，每天管一頓飯，不給錢。」  
「唔，十來天纔能吃一頓飽飯。」  
我再默默地看他吃最後的幾口。

這時外面忽然有女人喊叫的聲音，是叫小順子，他急忙把最後的靈魂塞進嘴裏去，咀嚼着長縮地看着我。

「不要怕，我送你下去。」  
我摸撫着他的頭，慢慢地走下樓去，開了街門。

「小順子在還里。」  
「呵！先生……」  
黑暗裏，我微微看出那女人臉上的驚與怒的交織。

「我感覺到一陣慚愧，拍拍小順子的頭。」  
「回家吧，好好地，不要怕。」  
「女人再沒有說話，悄悄地領着孩子進到漆黑的門裏去。」  
我站在門口，望着沒有星的天空，深深地吁一口氣，天，悶熱得厲害。



碧基在一邊靜聽着，臉上佈滿了驚異，當我隨着警察走去和趙話別時，她故做鎮靜微笑着，「勇敢些，查理，一切總會水落石出的，祝你平安幸運。」她鼓舞我。

「碧基，我早應該將一切告訴你，但是，我終沒有肯那樣做，碧基，你能有恕我嗎？」

「查理，不要愛懼吧！」碧基叱責我，「現在談不到我有恕你的問題，我只希望和你求你不再回到監獄去。」

第二天一早，碧基便來到警局拘留所來看我，我驚奇碧基怎樣會神情顯着十分興奮的樣子，但是，很快地我知道那個原因了。

原因是這樣：城裏居民自從知道我被捕以後，便聯合起來具名向州長請願，抗議當局對我這種形同侮辱行為的舉動。並且向政府發出通告，證明我是城中一個行爲端正名譽崇高的居民，無論我過去行爲如何，現在即應以功抵罪，要求政府改法營救，將我立刻釋放出來。

如今，我應該怎樣慶幸我已離去幾十年來浮沉在腦際中的罪行啊！我應該怎樣感謝我遇着碧基這樣賢淑的妻子，她使我成爲城中高貴崇拜的居民！

幾天後，我被從警察局釋放出來了，州長已

放棄將我引渡到奧馬哈城警局去的計劃了。一切都平靜了，正義將我從罪惡中解救出來，我感覺我已變成另外一個人，幾年來沈壓在心身上的重負，如今釋然脫卸了。我奮勉的生活着，不再日夜憂懼着被捉回監房的陰鬱的心

### 荒村夜店 (二)

唉！人生是何等的複雜，然而却又何等的簡單啊！人類爲生活而苦待着自己的肉體與靈魂，但怎樣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呢？

我半意識的爬起來，摸索着走入院子裏，倚着東開窗外的欄杆子，我茫然的站着，凝視着夜空，一彎纖細的月斜掛天邊，數點寒星將冷清的星月光中，更加增添了秋夜的寂寞。夜風吹拂着我的衣襟，如水明涼涼呵！我感到荒涼空虛即渺茫的懷傷罩着這整個破落的村莊，而且漸漸的浸透了我的靈魂，悵然遙望天邊，我記起了我的久別的故鄉，而不禁垂首黯然了！

突然由東開窗中傳出一陣低語，驚破了我的冥想；是那女人的聲音，低微而清脆的：「那老東西又響又瞎，什麼事管不着你愛怎樣就怎樣！」

同時有男子粗聲的咳嗽，和啾啾的模糊的語聲，接着是那女人的滿含薄意的吃吃的笑聲，然而在那笑的尾音中彷彿却混着無可奈何的嘆息。

我呆立着，神經被這些聲音激動了，忽然似乎有什麼力量推動我，我很快地回到屋中。

摸索着點起燈，呵，那陌生的客人已不知於何時出去了，同時那女人臨去時的奇談的話與那頗含深意的微笑閃過我的眼前，我恍惚會意的向自己笑了。

又躺下去，那一串女人的輕笑仍盪漾在耳邊，然而我却不能再漠然的向自己笑了。我彷彿在那女人的笑聲中發現了血與淚。唉！生活，我如

影。但是，我不承認這是我向上帝虔誠悔後所賜與我自己的恩惠，而完全是從前是小學女教師，如今是我賢淑的妻子碧基愛情懇切的收贖。

(完)

慕英。

今懂得這孤獨可憐的女人怎樣維持她的生活了！天微明了，那客人悄悄的走回來又睡下了。不久，外間起了細碎的步伐，接着有生火的煙味沖進屋裏來了。我喚醒了李三，然後走出屋去。

那女人正蓬着頭，打着哈欠在燒火。她用疲憊的聲音說：「先生早起來了？」

我點頭，沒有回答，無限的憐憫浮起心頭，我又彷彿聽見了那混合着一個女人的酸淚的哭聲。

拭了臉，吃了稀飯，算好了賬，我們收拾行李在曙光中又開始了行程，而那陌生的客人却還正甜甜的睡着，那女人戀戀的送出我們，清涼的晨風吹着我們，一隻瘦狗夾了尾巴跟在我們身後無力的叫着。穿過那些破落零散的門輪，我們迎着微微發紅的東方前行了！

太陽已漸升起，回顧那小村在晨霧中僅僅隱現着模糊的輪廓。這一夜的宿店使我彷彿又老了幾年，唉！人生是何等的複雜，然而却又何等的簡單呵！人類爲生活而苦待着自己的肉體與靈魂，但怎樣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呢？像我們，像那女人，像一切的人不都是懷素在迷惘中如那被罩在霧中的破落的村莊嗎？什麼是冲開這霧的太陽呢？一個大的問號浮上心頭，我望着初升的又紅又大的朝陽，長長的吐了口氣，追隨着擔了行李的李三，很快的走上了大路！



### 中篇連載 吳德先生略傳

(五) 老安。

他自己所住的院子裏，靠南端有兩株高大的洋槐樹，洋槐樹北面有兩株大茉莉，開花時節，滿院生香。院子雖然不大，由於督防有力，還很整潔。一到晚間，滿院子灑上水，一家老小，全在槐樹底下納涼。

最小的兒子，騎着小三輪自行車，滿院子轉來轉去。大兒子彷彿玩膩了，撈把小三輪車翻過來，讓它兩輪著地，拖著車把往前跑，學習拉洋車。一會兒拉車的哥哥跟騎車的弟弟碰頭了，哥哥打弟弟，弟弟哭，弟弟罵哥哥。打成一片，吳太太大叫不頂事，姐姐勸架也不聽。

遇到這種情形，吳德先生並不深管，祇用諷刺的語調，說兩句：「真好！真好！但，那等于白費。如果遇到吳德先生不高興的時候，說不定抄起掃帚把子，就許真實的照顧他兩下子。沒有錯兒。應當時還許不管，不應當時就許非管不可。」

大姑娘扶著茉莉花枝子，仰著脖子望著天，唱著滿場飛。二姑娘在簾燈底下看畫刊。三姑娘坐在二

姐眼前正瞧著「京劇大全」。吳太太另坐在一邊品茗。吳德先生搬著兩條腿，有時逗逗兒子，看看姑娘，望望天。也有時瞧瞧太太的大肚子。因為太太的肚子一天比一天鼓。他煩的慌。

家庭之樂，吳德先生並不感到滿足。雖然是兒女們繞膝。  
「大地有泉皆化酒……長林……無處不搖盪……」吳德先生望著長空，胸間的誦讀著胡大川的幻想詩。  
「……肉作屏風雪不寒！」接著又重了兩遍：「……肉作屏風……」

一邊念著，一邊曬滋滋味兒，一瞬間又溜了一眼吳太太。樣子彷彿有些茫茫然。  
「嚨！肉作屏風……這句好像向老天說的。接著又拉挺長的調子：『雪……不……寒……』吳德先生明明把自己裝在假想的詩境裏。  
「小——你帶著我呀？」  
「不！」  
「你帶完我，我也帶你？」小二

「不！不！」末了的不字，還沒有說完，可是哥哥滿沒有停蹄的

兩隻腳已蹬踏在弟弟的後車軸上。小二騎不動，喊爸爸求援：「爸！烏八旦！烏八旦是罵哥哥，可是限字連在一起。」

「哈哈……小——真乖！」吳德先生在旁邊直給小兒子叫好。  
「不許罵人哪！小——罵人打屁股！」吳太太喊了一句。  
「哥哥是……是……烏八旦！」  
小二老把王字念成烏的音。

吳德先生大概又跑到「肉作屏風雪不寒」的詩境裏，沒有給小二叫好嗎？  
「設神台……借東風……」三姑娘也唱起來。  
「哥哥是烏八旦！烏八旦呀！香噴噴氣滿場飛……肉作屏風雪不……寒……」

粗的細的各種聲調都統在一起，胡同裏的小販聲都聞不進來，形式上是納涼，實際和雜耍場差不多。真火燄！

吳德先生對於子女們的教育，真是獨具隻眼另有見地。大姑娘和二姑娘除了在某中學讀書以外，還請了一位定期胡琴師，每逢星期二和星期五的晚間，說說吊嗓嗑嗑嗑。

大姑娘學老生，二姑娘學青衣，三姑娘雖還沒有定學甚麼，可是心靈，現在，生旦學末丑，都能唱兩段。因此，三個姑娘之中，吳先生最愛三姑娘。

「禮拜之中，除了禮拜二五學戲吊嗓之外，每禮拜三六，必定到戲院賞聽。為得是觀摩，以資借鏡。不過，因為愛好不同。（未完）

## 吾友 (三刊)

每逢一四七出版  
每月發行九期

發行所 吾友報社

編輯者 顧 遠

發行所 吾友報社

北京和平門內小六部口十三號  
電話三(總)局四二八〇號

印刷者 京城印書局

零售：每 期 二 角

訂閱：每月九期 一元七角  
半年五十四期 九元七角

本報文字非經  
允許不得轉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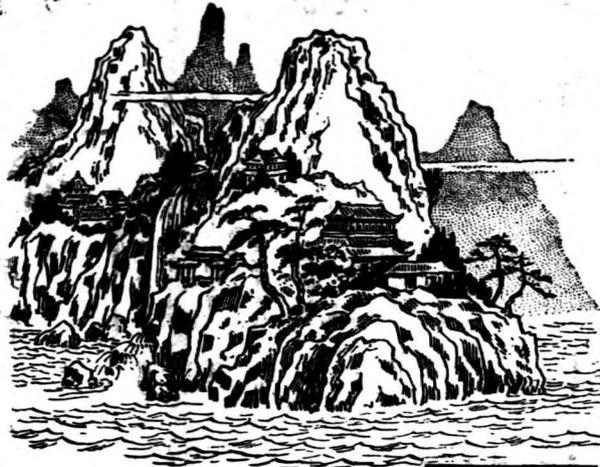
內政部立案登記證警字第十八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為第一類新聞紙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  
十一月十一日出版

第二卷 第九十四號

總號 第二〇五號

# 咫尺蓬萊



內政部立案 醫藥部註冊 醫藥字第十八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十四日  
 香港

# 胚生蒙

人體之衰弱。無非因體內精血之虧耗。骨髓之虛。以及各部機能之損壞所致。否則人人可享康樂。雖欲神仙難得。要求長壽非難。故凡衰弱多病之身。能加意調攝。進服現代科學合理補劑之

## 蒙生胚

為舉世無匹之臟器複製劑。其原料名貴可靠。取自古中外一致奉為珍寶之胚胎素。人參。及補血之肝膏。發動春情之腦下垂體。兩家。補腦益血。強壯筋骨之精鐵鈣等。應用科學之精密煉製。其補力之大。無與倫比。簡言之。曰。先天補物。補後天虧損。是矣。

## 蒙生胚

為男女老幼虛弱者之最大敵。星。尺。常。服。安。心。即。是。之。功。能。遠。達。何。處。皆。有。之。外。求。必。仙。想。耳。徒。增。妄。想。

新亞藥廠製造

藥房均售



自可轉弱為強。生病却長。

新亞藥廠北華辦事處

北京：東直門外三條胡同一號  
 天津：法租界四十四號  
 青島：天津路八十號  
 濟南：經二路一號  
 上海：南京路一號  
 漢口：英租界一號  
 廣州：長堤一號  
 香港：德輔道中一號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四日